

SHENSHAN
JIAOFEIJI

深山剥笋记

贺晋年 著

■ 辽宁人民出版社



深山剿匪记

贺晋年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深 山 剿 匪 记
Shenshan Jiaofei Ji

贺 晋 年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 80,000 开本: 850×1168 $\frac{1}{32}$ 印张: 4 $\frac{1}{2}$ 插页: 4

印数 1—91,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 慧
封面设计: 耿志远

责任校对: 张金英

统一书号: 10090·337

定价: 0.63元



一九四六年冬张闻天同志在合江



贺晋年同志在部队剿匪动员大会上讲话



部队剿匪动员大会



谭友林同志在部队剿匪动员大会上讲话



骑兵部队在进军途中



指挥员在野外研究作战行动



群众在观看剿匪胜利捷报

前 言

《深山剿匪记》这部回忆录，写的是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间，我东北合江军区广大指战员进入深山老林剿灭土匪的故事。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立即发出了进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号召。我关内各解放区的部分八路军、新四军，奉命迅速进入东北，清除日伪残余，建立了广大的东北解放区。但是，在抗日期间，一直坐在峨嵋山上观战的蒋介石，却跑下山来，把手伸进东北，同我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他一方面，利用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军舰加紧向东北运兵；另一方面，大肆收编日伪残余和武装土匪，疯狂地向我方进攻。东北燃起了漫天战火。从日伪时期就盘踞在合江省的四大惯匪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等匪帮，原与日寇勾结，危害人民；此时又接受了蒋介石的收编，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司令。这帮政治土匪，作为国民党正面进攻的内应力量，在我合江地区肆意骚扰破坏，劫杀我战士，残害我人民，破坏我人民政权，严重地威胁着我战略后方的巩固与建设。从一九四五年底到一九四六年下半

年，这帮土匪武装制造大的事件就有：进攻牡丹江市、勃利事件、凤翔暴乱、杨清海拔变等。有人认为一九四六年的剿匪斗争，只是收拾残局了，这正是当时在剿匪问题上松劲、麻痹思想的一种表现。因为那时主要匪首一个没有抓住，国民党的军队已经推进到松花江边，而土匪为了配合国民党的正面进攻，仍能纠集力量攻打我凤翔、依兰等县城。除了公开斗争外，在隐蔽战线上，国民党特务还对我动摇分子进行策反活动，斗争更为复杂。这一切充分说明匪患仍是十分猖獗的。党中央和东北局如此重视剿匪斗争，绝不是因为土匪已成残局而作出的决定。为保卫我后方，一九四六年，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调集兵力，开赴深山，彻底消灭这些顽匪。

一九四六年八月，我奉命任合江省军区司令员，曾率部进入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中去剿匪。时值隆冬，滴水成冰，山里雪深过膝，气温降到零下四、五十度。我指战员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冒严寒，爬冰雪，忍饥挨饿，对匪徒进行了猛打穷追，反复搜剿。至一九四七年春，终于将大大小小四十多股七千余众的土匪基本消灭，活捉了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等匪首，就地正法，为民除了大害。

剿匪斗争的胜利，对建立与巩固合江根据地起到很大作用。从此，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真正当家做了主人。土改之后，广大人民群众，以最大的人力、物力支援了东北解放战争，为整个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

了极大的贡献。

风雨春秋，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距今已三十多年了。我们的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每当想起剿匪的艰难岁月，想起那些在剿匪中英勇牺牲的烈士，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之所以有今天，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今天我应辽宁人民出版社之约，写了这部回忆录，把烈士们的英勇事迹记载下来，以悼念烈士，并期以激励后人，这便是我写这部回忆录的目的。但是，由于年深日久，兼之我只参加了剿匪斗争的一部分，对一些往事记忆唯恐有误；为了搞清史实，更好地再现当时的情景，在写作过程中，特请在我身边工作的王维捷、黄业敬同志，走访了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图书馆、长春电影制片厂、黑龙江省档案馆、合江地委党史征集办公室、勃利县档案办公室、勃利县公安局、依兰县委党史征集办公室、刁翎公社、三道通公社等单位，以及参加过合江剿匪作战的李国秀、孙为、李荆璞、王正平、邓悦玲、雪浪、吴秀峰、杨超时、陈凤歧、于洪典等同志，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还请谭友林同志审阅了初稿。在这里，我谨向上述单位和同志深致谢意。

由于编写仓促，对于当时东安、抚远等地区的剿匪斗争，有很多内容没有来得及写进去；欢迎当时参加剿匪斗争和熟悉情况的同志提供出来，容后有机会再加以补充。

对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合江地区的剿匪斗争，我在一些杂志上见到了一些回忆文章，其中有的文章写的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有的把参加剿匪的部队和作战部署、歼敌地点等都搞错了，给历史造成了一些混乱。所以，我写这部回忆录也是为了澄清这段历史，给后人留下一些比较可靠的资料。

但是，由于时间比较紧迫，加上事隔三十多年，有些情节仍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加贺年

目 录

前 言

一、出关北上.....	1
二、初到合江.....	6
三、复杂的斗争.....	11
四、凤翔暴乱.....	17
五、国特策反.....	23
六、杨清海叛变.....	28
七、跟踪追击.....	37
八、穷追不舍.....	44
九、活捉谢文东.....	54
十、刁翎“老户”落网.....	74
十一、向党和人民汇报.....	87
十二、黑瞎子窖沟堵击.....	95
十三、消灭刘山东.....	101
十四、军民协力扫残匪.....	109
十五、欢度新春佳节.....	124
十六、生擒孙荣久.....	128

一、出关北上

抗日战争前后，我的主要军事生活，可以说与长城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在三边地区那一段时间，保卫陕甘宁边区，在内蒙古的伊克昭盟和国民党反动武装作战，抗战胜利接应十一旅起义，成年累月驰骋在长城内外。日本一投降，国民党反动派接着又挑起了内战。一九四六年春，我处理完十一旅起义的善后工作，党中央已批准我离开陕甘宁边区，随贺龙同志去晋西北；不久，又让我到张家口去。四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趁苏联红军回国之际，在东北向我大举进攻，占四平，进长春，入吉林；五月间，北犯之前锋已到达德惠、三岔河一带，与我军隔松花江相峙，并叫嚣要进攻哈尔滨和牡丹江等大城市。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我奉命带领了一、二百军事干部，从张家口出发，经承德、隆化、赤峰、白城子到齐齐哈尔。在西满就见到了陈云、李富春、黄克诚等同志。我还记得陈云同志见着我，开玩笑地向我伸出两个手指头（意思是说我打仗象二杆子那么猛）；我笑着说，“我可不要这个外号，光猛哪行！”那时，李富春同志是西满的书记，陈云同志早就在北满工作。接着，我又乘火车奔赴哈尔滨。从此，在关外开始了紧张

而又令人激奋的解放战争野战生活。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的总部驻在哈尔滨。我没到达之前，四平保卫战经一月英勇战斗已结束，我军全部撤出四平。东北局作出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要求各省立即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斗争，认真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建立具有高度觉悟的人民武装，以迅速掀起广大人民群众武装剿匪和反顽斗争的高潮。

东北局的领导同志，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后，征询我的意见说：“抗日战争时，你主要在陕北保卫党中央，没到前方主力部队干过；这次到东北来，你愿意上主力部队就去。”

我想先多了解一些情况。从许多领导同志那里，知道当前东北的主要斗争方针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而北满五省乃是我后方战略基地，目前敌我相峙在松花江两岸，能否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是当时的关键问题。北满向以胡匪为患著称，尤其是抗战胜利后，这些“胡子”身上披有好几层皮，有的还瞅着我们的空子，钻到内部来，反复无常；但大部分被国民党收编，潜伏在我后方，实际上是政治土匪，面对苏军撤走，国民党进攻的时机，大肆骚扰，尤以山区为最。他们以深山密林为基地，与我长期搏斗，并造谣惑众，动荡人心，企图造成我后方不安，以此策应蒋军的正面进攻，阴谋里应外合，从而夺取我北满五省的后方基地。当时，陈云

同志针对这种情势，有句话说得既坚决而又深刻：“我们要离开沙发，去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否则，会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后来东北局决定让我去佳木斯任合江军区司令员，挑起剿匪的重担，我二话没说就上路了。

一九四六年八月初，时值盛夏，阴雨连绵。我们搭上了哈尔滨至佳木斯的一列货运列车，坐在一节没有顶篷的破旧敞车里，盖着一块苫布挡雨。机车的烟囱不时冒出大股大股的浓烟，向车身散发着呛人的气味。在哈尔滨就听说这一带的土匪经常截击运输车辆，破坏铁路桥梁。一路上我们就遇到好几起匪情，列车一停就是半晌；到了该加煤上水的车站，又说煤不够了，列车只好少气无力地向前摇晃。傍晚时分，当列车停在深山小站的时候，寸把长的山蚊，一群群朝人扑来。闷热、潮湿，加上蚊虫的叮咬，搅得人心烦意乱。我是急性子人，恨不得一步跨到佳木斯。可是有什么法子呢，只好耐下心来面对现实。心想，这倒是研究情况的好机会，便拿出合江省的地图，白昼就着天光，夜晚借着灯火，反复细看；联系听来的一些具体情况介绍，力争在未到合江之前，对那里的地形和自然情况，脑子里先有一个轮廓。

当时，东北的行政区划分的比较小，北满地区划分为牡丹江、合江、松江、嫩江、北安等五个省。合江省位于东北角上，是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汇合的三角地带，所以日伪时期也曾叫过三江省。其东、北两面

隔江与苏联相望，西面和南面有张广才岭、老爷岭作屏障，境内有松花江、牡丹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上和铁路交通均较方便，是当时东北解放区重要的战略后方。合江的地形很复杂，高山、密林、江河、沼泽，样样都有。西部和南部地区，是大片的山地，群山起伏，山高林密，有大片的原始森林；东部和北部则是大片的沼泽地、草甸子，茅草齐人高。东部的沼泽地区，夏天人畜都不能进出；只有到冬天，大地封冻，千里冰雪，人们才能进出往来。每年解冻以前，各家都把一年的生活用品、粮油等准备好，解冻后就无法行动了。这样的地理环境，给匪特隐蔽活动造成有利条件……

眼睛看着地图，心里想着这一切，将来的剿匪斗争，一定是异常艰难的，还有匪情……，到佳木斯后，要尽快把情况掌握起来。现在回忆当时离开哈尔滨，北上佳木斯的途中，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如果我们真的连哈尔滨、牡丹江甚至象佳木斯这样的城市都准备撤出去，就是要上山打游击了。而合江是东北的大后方，可是那里的匪首一个也没抓住，群众没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不能象鱼在水里游泳那样自由了。所以，我心情感到沉重，肩头更感到沉重！党中央对东北可以说调来了三分之一的力量；八路军、新四军的许多主力部队也调到东北来了，加上延安调来的，一共是两万干部，十万大军。这一切都说明当时东北斗争形势是十分严峻的，也是为党中央十分重视的。这些思虑，反而又勾起我性

急的毛病，要是能长上一双翅膀，飞速前进就好了。象这样时停时走，五百公里铁路，慢慢腾腾，竟走了三天三夜，才到达佳木斯。